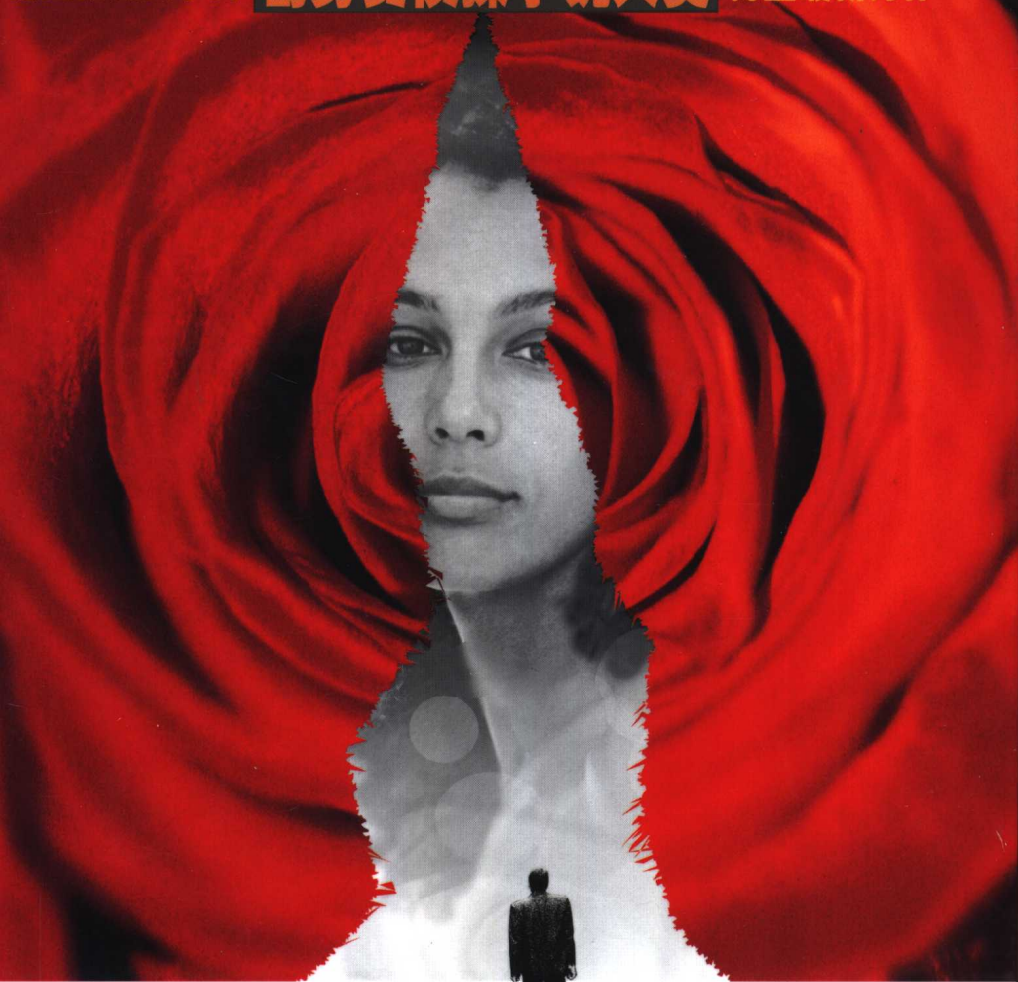


德国权威文学奖

葛劳赛侦探小说大奖

得主最新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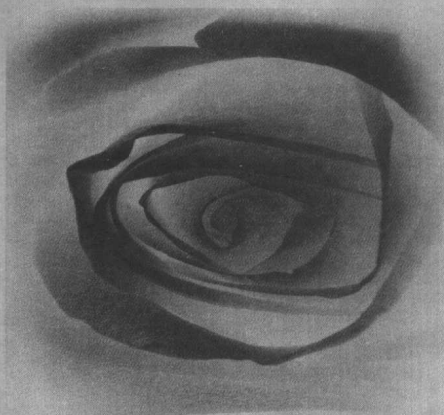


罗生门的玫瑰

〔德〕英格丽特·诺尔著
曹乃云 曹凌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罗生门的玫瑰

原名《小玫瑰，红红的》

〔德〕英格丽特·诺尔著

曹乃云 曹凌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 09-2002-65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生门的玫瑰/(德)英格丽特·诺尔 著 曹乃云 曹凌 译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7

ISBN 7-5321-2526-2

I. 罗… II. ①英… ②曹… ③曹…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9888 号

RÖSLEIN ROT by Ingrid Noll

Copyright © 1998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秦 静

封面设计:王志伟

罗生门的玫瑰

[德]英格丽特·诺尔 著 曹乃云 曹凌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8.125 插页 2 字数 167,000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100 册

ISBN 7-5321-2526-2/I·1989 定价:16.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64364064

罗宾的玫瑰

故事简介：

一天，安娜发现丈夫的车上有一朵红玫瑰。以后，每星期都有一朵红玫瑰准时地出现。这朵艳红的小花搅乱了安娜平静的生活。送花的原来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姑娘。为了排遣胸中的妒火，安娜开始沉迷于版画创作。与丈夫的不断误解，加速了夫妻感情的破裂。终于，花心的丈夫又一次投入了女友的怀抱，导致了一起扑朔迷离的谋杀案……

本书原名《小玫瑰，红红的》，为德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侦探小说天后英格丽特·诺尔的最新力作。阴谋与爱情，历来为作家与读者喜爱的主题。这里有恋情、友谊，也有阴险、不忠和凶杀，可读性极强，非常生活化，令人拍案叫绝。

英格丽特·诺尔1994年获德国葛劳赛侦探小说大奖，被誉为“撰写犯罪小说的王后”，是“当代最有成就的德语作家”。

对于自己的写作生涯，英格丽特·诺尔说：“我并非是呕心沥血写下我的作品的，我是带着单纯的乐趣完成一部又一部小说的。我最喜欢听的是，我的读者在阅读时也能获得同样的快乐。”



作者简介

英格丽特·诺尔 (Ingrid Noll)

1935年9月出生在中国上海，乳名“阿妹”，童年时代在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度过。

小时候就喜欢写短篇故事，并成功地避开了父母的视线。1949年，14岁的英格丽特随家人一起回国定居，搬家前，她把这些作品都悄悄埋在了曾经住过的院子里。

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德国文学与艺术史，后因故辍学。1959年嫁给一位医生，专心做家庭主妇，并成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孩子长大成人后，一天她在浴室里突然跳出一个想法：写一篇与谋杀有关的故事。1991年，第一部小说《公鸡之死》出版，并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达35周之久。成名后的英格丽特佳作不断，有《幸福的寡妇》、《我的爱情之源》、《女药剂师》、《晚景凄凉》、《女秘书》、《猪爷爷》等。她的小说被译成英、法、日、俄、西班牙、意大利等20多种语言，影响遍及全世界。

英格丽特·诺尔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自称是“中国的女儿”。1996年曾第二次访问中国。当她踏上童年时居住的国度时，不禁感慨万千：“一段童年和家乡的生活扑面而来——那是多么美好的回忆：人，饮食，气息，声音，语言，植物，游戏，春节……”



译者简介

曹乃云，笔名亦农。

1945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69年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1973年起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德语系任教至今。现为德语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访欧美等20多个国家，编、著、译文艺作品30余部，主要作品有《希腊古典神话》、《罗马神话》、《圣经童话》、《德意志童话》、《北欧童话》、《天使的沉默》、《梦中的家园》、《陌生的朋友》、《人类的伙伴》等。

曹凌

1978年出生于上海市。现在德国罗斯托克大学学习。曾翻译出版小说《钻石之谜》等。

贺 词

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几部犯罪小说已经被译成了许多语言，可是这部《小玫瑰，红红的》（原著名——译注）被译成中文对我来说却是非同寻常的，是非常愉快的。因为 67 年前，我出生在中国。在上海、南京、桂林和中国其他许多地方，度过了我的童年。直到 13 岁时，才随家人一起回到了德国。当年的德国正是遭受了战争的破坏以后，一切让我感到十分的陌生。我的同学都说：“你的模样看上去十分中国化。”他们说的当然不对，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德国人。可是，我的伙伴们又说得很有道理：我的面部表情在当时的确有点中国化，也许我的性格也有点儿中国式。这里我指的是镇静和沉着，我把它视为我的中国之缘的一件嫁妆。

几年前当我重新访问童年生活的国度时，它自然经历了许多变化——50 多年过去了，世界上也许到处都发生了变化。可是我又找到了许多熟悉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气息、声音、声调、感觉、氛围，友好的人们，无可比拟的精美佳肴，美丽的景色，桌子上洗麻将牌的嘈杂、混和的语调，忙碌的生意，鸟市场、水磨石等等，等等。我的脑海里反复地在想：我们也曾经养过这样的一条狗，我们阳台上的竹椅跟它一模一样，农历过年时吃过这样的糖果，我们一直用类似的兰花杯喝茶，我们孩提时也爬过这样一棵大柳树，蟋蟀不知疲倦地唧唧鸣叫，偶尔路过的男人就像我的父母亲认识的一位好朋友……我的童年便是以表达所有这些情节的马赛克拼凑起来的，我永远地热爱它们，它们让我难以忘怀。

英格丽特·诺尔

Ingrid Noll

2003 年 1 月

目 录

贺词 英格丽特·诺尔

1. 小小的红玫瑰	2
2. 鸦雀无声	15
3. 关键的经历	27
4. 珍珠项链	40
5. 猫桌	52
6. 蜂蜇	65
7. 任人捕杀	78
8. 蜗牛壳	91
9. 喝倒彩	103
10. 小心玻璃	116
11. 火烧火燎	128
12. 鹦鹉病	141
13. 笨羊脑袋	154
14. 肉欲	167
15. 苦杏	179
16. 纯酒	191
17. 毋忘我	204
18. 软梨	217
19. 棋盘	229
20. 刺玫瑰	242
译后记	255



1

Daniel Seghers, *Vase mit Blumen*, vor 1637

丹尼尔·西格斯

《花瓶与花朵》 1637 年前



1. 小小的红玫瑰

一束稀疏的鲜花，垂直地插在透明的高脚酒杯里。红白相间的玫瑰，矢车菊，黄里透红的郁金香，水仙花，小小的三色堇，还有几瓣茉莉花。绿色的花叶，花卉的梗茎透过玻璃杯闪烁着光芒。颜色逐渐加深的画面背景，衬托着水色，杯子里一片浑浊、浅绿。明亮的光线映照着花朵，颜色透亮、鲜艳。花儿侧向左面，或侧向右面，呈现着各自的生命。有的绽开怒放，自信地昂着小小的脑袋，有的躲在艳丽的花族姐妹的身后。花丛中惟有一朵花蕾是个例外：那是一朵小小的玫瑰，垂头丧气地朝着下方，看起来似乎十分羞怯，希望躲到最底下的角落中去。

虽然红玫瑰在我的生活中起着性命攸关的作用，可是这朵花蕾却是我最喜欢的。温柔亲切的玫瑰花成熟了，在花茎上透现着淡黄，周围簇拥着春绿色的萼片，尖尖的。有一片小小的花叶腼腆地卷了起来，可是下垂的花朵却表明，这朵花肯定要枯萎了。丹尼尔·西格斯大约在350年前画下了这幅花卉图。可是他画下的花束却都这般地露水清新，好像人们今天刚从花园里把它们采集回来的一样。不过百合花、蝴蝶花和芍药花——这些都是圣母之花——却并没有出现在这里。



我于是也并不以为这幅画中还涉及到另外一种象征性的爱慕和崇拜。这束花许是献给完全平常的女人的。我便是这样的女人。

可是我又开始怀疑了。平常的女人如何会喜欢蜘蛛和老鼠呢？我还在做小姑娘的时候就疯狂地喜欢上了动物。不，它们不是玩具熊，也不是长毛绒动物，而是小生物，甚至是最小的生物。它们以一种不停顿的活动引逗着我，吸引我去追赶和捕捉它们。为了寻找并且追赶各种类型的昆虫，我甚至无所顾忌地钻到布满灰尘的房间角落里。是啊，我还着迷地让一只丸花蜂在我隆起的掌心里发出营营的叫声。如果属于让人感到温暖而又柔软的动物，当然也就更加有兴趣了——小鸟和小啮齿类的动物。不过，我还从来没有逮到过一只健康的动物。它们都是受了伤的，快要死的，或者临盆分娩的。我营造的生物墓地几乎跟母亲的菜地一般大小，每只俘获物死了以后所经历的心理损失，都通过营造一座最令人喜欢的坟墓而减轻了许多。我用雏菊和小石块装点墓地。考虑到某种收集欲，我显然喜欢埋葬一只哺乳类的动物而不要又埋下了第五只乌鸦。我的这种愿望几乎只是在跟邻居的孩子们进行一番复杂的交换以后，才能够得以实现。他们为了一只死去的天竺鼠要我拿母亲的一支口红来交换，事情当然都能如愿。

我在当孩子的时候曾经干一些麻烦事：打开了许多蜂蜜罐分摊在花园里，用来吸引蜜蜂；偷着喝完了父亲的啤酒；商量着请别人代做家庭作业；从母亲的钱包里悄悄地拿钱；还常



常撒谎。不过多数谎话没有被揭穿。可是，他们如果发现并抓住我时，我的父母亲则十分宽容。“你别忘了，你应该磨炼一种高尚的生活情操，”父亲说道，“你应该学会满足，不能触犯法律。”母亲反正不会骂我，她只是偶尔叹息地说：“啊，你这只小蠢鼠！”有时候我贪婪地希望获得父母亲的惩罚，希望他们发怒，希望看到他们剧烈地激动，可是他们两人没有这番本领。

我的父亲在 55 岁时第二次结婚，跟我的母亲，一名护士，年纪比他轻了许多。我刚出世的时候，他便卧床不起。我的母亲照顾他 15 年之久，后来，他去世了。

那时，我的母亲有一张病床和一张健康床，不过这只有我们这些家庭成员才对那些概念的含义真正明白。给了我生命的父亲去世以后，他的那张无主的床便再也没有搬出卧室。我在离开父母家前，就睡那张床。就在那个夜晚，当我的父亲经历了第三次心脏病发作，后来死在医院里的时候，我便自愿地躺到他的那张床，睡在我的母亲身旁。后来，我反复尝试着重新回到自己的卧室去，可是都失败了。我的母亲犯了头晕、头痛、彻夜噩梦等等病症。也许，我当时应该激烈地抵制她的恐怖。可是我一直负责地关心着母亲的幸福和痛苦，只好作出了让步。她在潜意识里让我相信，如果我不陪她，她一定会立刻死掉。

我父亲的床到现在还仍然铺垫得非常新。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叫做“爸爸床”。后来，母亲把它改叫“病床”。在父亲生前，他的病榻已经增加了几个额外的装置——一床板条



格垫,可以调节上下甚至让它竖起直立。床的下面有一个可以特别弯曲的支架,另外又装置了一块可以倾斜翻转的餐饮托盘。母亲在我搬出家以后,不管好歹地只能一个人住在卧室里了,她终于发现这张病床还有许多优点。她在患了感冒时便习惯地移到旁边的床上去睡。后来,她又为此添置了一床橡胶床垫和一床新的板条格垫,从而可以借助马达的力量把床的两头任意地加以提高。如果有人不明白我母亲的专门术语,那肯定还会把这张病床当作一张健康的床,因为那张健康的床上倒垫着一张老式的、已经睡坏了的床垫。背部肌肉健康的年轻人躺到那张床上不久,也会感到骶骨疼痛的。

我猜想,我的母亲一定是在健康的床上睡上几天,然后因为背部肌肉痉挛又找到了理由,搬着睡到病床上去的。她可以在那里安安稳稳地躺上几个小时,读书,用早餐,看电视。有时候,她揷动按钮把床的脚头往上大幅度地提高,这时大腿往上翘起,而小腿则随着升起的床垫朝上形成直角。有时候,她把自己调节到蹲坐的姿势,然后又上下升高、降低,以至于让自己如同一把折刀似地躺在那里。经过在病床上几天的乐趣以后,有一天她又突然感到足够了,于是重新回到健康的床上去寻找疲劳。

当然,母亲只能把电话搁在病床一侧的床头柜上,那是为了一旦生病或遇难,大限降临时能够及时使用。为此,她只能忍受每次电话铃响便必须奔进卧室去的麻烦。她到那里立刻扑到床上,然后伸手拎起话筒。我认识一些吸烟的人,他们在接电话的时候必须立刻点上一支香烟。人们会感觉到几秒钟的心不在焉,感觉到打火机的按动声,然后又是猛烈地吸上一口。跟我母亲打电话时常常会在电话的那一头听到一阵呜呜



的声音——她在跟我啰嗦的同时一定又在把床靠近枕头的部位往上调节、升高。

也许正是这张病床，把我过早地从家中赶了出去。我在15岁时终于能够拥有、并睡在自己的卧室里了，有时也能邀请一些女友来跟我一起过夜。以前我的父母亲允许我在假期里或者在一些朋友的生日庆祝以后跟其他的姑娘们住在一起。可是父亲死后，那些孤独自己的约束便也宣告结束了。

我如果参加班级聚会或者参加别人的成年典礼，母亲往往在十点钟时就请出租车来接我。从根本上讲，这里恐怕主要不是为我着想，而是害怕必须等上几个小时然后才能看到她身旁的床上重新有了主人。如果我的一位女友的父母亲送我回家，我的母亲常常仍然醒着，只是瞪着一双谴责的眼睛看着我。

中学毕业以后我思考着要离开我们的城市，去其他地方完成学业。我决定到海德堡去学习生物。尽管这个专业并不让我十分在意，我在家中却装得似乎自己的全部幸福都寄托在上面一样。

母亲很爱我。她作出了让步，而且也意识到，她的惟一的孩子不可能终身只是睡在她的身旁。当然，我在开始的一些周末都从学校赶回家，晚上躺在她的身旁。可是过了一年以后，母亲终于习惯了。她不再每天打电话给我，不再通过一个添加的电话监督我晚上回家，也不再给我寄塞佛拉香肠和核桃杏仁饼。而且，当我利用假期跟女友一起前往苏格兰旅游时，她也不再心绪不宁，跟我作了。我需要补回的损失很多。



经过一年漫长的大学生活，我终于因为对石棉过敏，因为遇上了不公正的教授，因为实在不乐意跟讨厌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打交道，干脆中途辍学了。我并没有告诉母亲。我只是想，等到我明白了我想干什么时，我会对她解释一切的。

从此以后，上午我都躺在床上——如母亲一样——，到了下午时我去一家咖啡馆当小工，为此我认识了很多入，当地人、外国人、大学生、中学生。有时候我完全私人性地率领一些高层次的旅游者游览城市，并且接受他们的邀请一起用晚餐。这样的朋友很快便离散了，我感到如同我的那些黑色的连裤丝袜。尽管经历了让我梦寐以求的巨大自由的时间，可是我在心里却常常感到内疚不安，因为我的母亲仍然给我汇寄生活费用。我由于母亲的生日或者由于圣诞去看望她时，必须常常对她撒谎。我在给她打电话时并不觉得困难，可是当我面对面地跟她坐在一起时，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我只能安慰自己，她反正不会因此而穷下去的。

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有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格尔特·特里泼哈勃。他称呼我“小玫瑰”，因为他认为我的名字“安娜罗莎”显得不活泼。我还一直以为我应该感谢《男孩看见小玫瑰》这支可爱的小曲。后来，一位女友的话启发了我，说歌德当时仅仅描述了一段稍有伪装嫌疑的暴力场面。从此以后我便不愿意被叫做“小玫瑰”了，尽管格尔特认为这跟我们的初夜没有关系，它只是“新开的小玫瑰”的简称。他认为我的思维相当混乱。

如果人的确是在病床上长大的，那末他便有权利享受



几分小小的偏激和放纵。例如我闻到牛奶就想呕吐,也不能忍受睫毛油,还对某些物质呈现变态性的反应。可是我在喝饮料时却像小侏儒佩尔凯奥,而且让谁都难以察觉。我请别人帮忙,给我的汽车加油,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那个数款机贪婪吞吃钱币的现象。我只会算加法,不会算减法。还有一些其他的琐事,我却不能在这里——泄密。可是如果有人因此把我称之为新开的小玫瑰,那真是太离谱了。

他们倒是可以如此地认为我的母亲。我曾经建议她把那张健康床搬出去,索性睡病床,因为睡在病床上更加舒服。母亲却断然拒绝了我的主意,原因只是因为一张新的床垫。在圣诞节期间,她参加一个玩具熊的创作辅导班,那是为了给外孙、外孙女制作一件漂亮的礼物。她后来却舍不得送掉那只作为第一件产品的毛绒绒的玩具熊,又雄心勃勃地制造起其他的毛发蓬乱的动物。不久,连第二张床上也繁殖并且堆满了大褐熊、熊猫和无尾熊,还有咆哮声声的狗熊和浣熊。有时到了晚上,当必须从健康床或者病床上移居、整理床铺就寝时,我们还真的需要一番激烈的劳动。她现在又快要结束制作洋娃娃的辅导班了。我估计,她在什么时候大概又需要第三张床了。

我从小便是家中的独生女儿。如果这句话听起来如同我没有兄弟姐妹一样,那也并不完全合适。我的父亲在第一次婚姻时有过一个女儿,是我的半个姐姐。她比我的母亲年龄还大。这位姐姐——她的名字叫埃仑——我在小时候一共只见过她四次。后来在安葬父亲时,我们曾经坐在一起,大约有一个小时之久。圣诞节时我们互寄一些并没有多写其他内容

的圣诞卡。埃仑一定埋怨我,因为我们共同的父亲离异了她的母亲而娶上了我的母亲,其实这一切都是在我出生前两年发生的事。当然,如果她认为我的母亲是个淫荡的慕男狂,强行认为是我的母亲破坏了她的父母亲的和谐婚姻,那么我则认为没有比此更为荒唐的借口了。我的母亲是一只绵羊,或许她所发出的咩咩叫声把我的父亲引入了羊圈。天晓得,事情不知怎么搞的,她因为他而怀孕了。当我的哥哥出世时,我的父亲便跟他的第一个妻子离了婚。他一辈子都希望有个儿子。

不幸的是,这位小男孩过了一年多就死于一场车祸。后来没有等待多久,我便出世了。当我的父亲听说替代的孩子是个女儿时,他顿时病倒在床。15年来,我几乎看到父亲始终卧床不起,忍受着痛苦。他究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我是直到进入九年制中学,突然成为一名“大姑娘”时,这才恍然大悟:他的床头柜上有一张镶着金边的照片,这是他的惟一的儿子,已经死去的玛尔特。

所以,我有一个死去的哥哥和一个活着的姐姐,可是我对他们两个都没有太好的印象。事情非常明显,我是无法取代一名男孩的。我感到这里特别糟糕的是,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议论起他,也没有人讲起哥哥死亡的原因。今天我终于明白,正是这种沉默才破坏了我的童年生活。

后来,当我自己结了婚怀上身孕时,我也曾想象过未来孩子的模样,脑子里却始终离不开床头柜上那张照片:一个金发鬈曲的小天使,带着一双耽于梦幻的蓝眼睛。然而,不管照片上玛尔特的眼神看上去是多么的梦幻一般,他作为长子、继承



人的权利却是预先定下的：玛尔特被选上担任父亲大型厨房用品店的接班人。后来，当替代他的孩子被证实是个女孩时，父亲便在我进行洗礼前卖掉了他的商店，作为残疾人了却余生。他就没有想过，他的女儿也许能够担当商人职业。我的小小哥哥也可能因为不幸夭折从而避免了许多烦恼。当我仔细看他那秀气的孩子面容时，我可以很好地想象，玛尔特根本就没有那种闪烁耀眼的商人气质。

除了这些令人悲伤的回忆之外，我家中的居住情况也跟其他一些女友家里大相迥异。虽然她们的父亲也很少有时间顾到家，但是我的同学却对我的父亲印象特别深刻。他不仅始终在家，而且表现出一种绝对的百无聊赖、毫无兴致的神情。我的绝大部分女友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的面，她们却知道在我们家该如何谨慎地言行——不能把音乐声放得太大，在楼梯间不能喧哗嬉闹，不能唱歌跳舞，也不准发出咯咯的笑声。

有时候我必须给父亲读书，因为他除了浑身骨架散落以外还常常抱怨“眼睛发累”。当我问他想听什么内容时，他总是温和地声明什么内容都无所谓。于是，我便给他读姑娘的书，动物的书，包括火蛇妖精的传说故事，我甚至还把教材拿来给他读。这里的问题在于他是否真的在听，或者只是感到有必要把我拴在他的床边。也许我对他说来就像那些书本一样都是无所谓的。

最近我问了母亲，她到底嫁了个怎样的丈夫。母亲以极其吃惊的神情望着我。我毕竟认识他 15 年了，我应该知道到底有过一个如何亲切、如何善解人意的父亲！当然，母亲也承